

红色风暴丛书

红军的传统

舒 兴 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红色风暴丛书

红军的传统

舒 兴 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南昌

红色风暴丛书
红 军 的 传 统
舒 兴 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4.25 印数: 1—4,000 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5万 统一书号: 7110·156 定价: 0.38元

目 录

永远革命不掉队	马作明 (1)
顽强战斗永向前	袁以辉 (9)
平凡工作不平凡	唐进新 (17)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钟运堂 (24)
一辈子都要艰苦奋斗	钟道山 (30)
勤俭节约 自力更生	郑云彪 (37)
加强纪律性 革命无不胜.....	黄金山 (43)
团结是胜利的保证	杨汉辉 (52)
同心战斗 胜利前进	罗永清 (62)
阶级情意重如泰山	陈颜秀 (68)
同甘共苦 官兵一致	罗金堂 (79)
人民军队爱人民.....	曾广发 黄金山 刘井红 (84)
军爱民 民拥军	彭仁山 (96)
军民一家亲	胡祥林 (104)
兵民是胜利之本	张显贵 (114)
学习, 学习, 再学习	舒 兴 (123)

永远革命不掉队

马作明

一九三五年十月，我们红一方面军翻过六盘山后，迅速地插到甘肃省贺连湾附近，准备经洪德向陕西省吴起镇挺进。

贺连湾是我们北上的必经之路。所以，甘肃军阀马步芳虽然派了一个骑兵团盘据在那里，但还是觉得不放心，又火急命令位于一百多里外的主力向贺连湾靠拢，妄图集中力量，堵住我们的去路。

为了保证我军顺利通过贺连湾，上级便把抢先消灭敌人骑兵团的战斗任务交给了我所在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三营八连。

中午，我们全连同志跑步赶到贺连湾镇东路口外的小河边。敌人一见，立即从山坡上大碉堡里疯狂进行射击，妄想封锁河面，阻挡我们渡河。

“冲过去，拿下碉堡！”毛连长命令。

在火力掩护下，我们强行涉过河水。摔过去几颗手榴弹，把大碉堡前的铁丝网炸开几个大缺口，便径直冲到了碉堡前。碉堡里的敌人见势不妙，慌忙顺着交通壕，逃进后面的一座古庙里。

那古庙是一个用大石头拱成的窑洞，窑洞外面砌了一道又厚又高的石围墙，围墙外面还挖了条丈把宽的壕沟。

敌人的子弹雨点般从古庙围墙上的枪眼向外扫射，我们被压在地上抬不起头。

“通讯员、小马，跟我上！”毛连长说着，就向前爬。我和通讯员立刻跟上去。爬到距古庙还有几十米时，毛连长停下来，我和通讯员就快爬两步赶上去。我用牙齿咬开手榴弹把儿上的盖子，把导火线套在小拇指上，正要跳起来往上冲，毛连长却一把将我按住，自己一跃而起，向古庙冲去。

“投弹！”毛连长头也不回地命令。

“轰——轰——轰——”

三颗手榴弹同时在围墙后面爆炸，升起一片烟尘，我们便趁势冲到壕沟边沿。突然，毛连长和通讯员都向前一跌，栽进壕沟。我来不及多想，就地一滚，跟着便跳下沟去。这才发现通讯员已经牺牲了。毛连长仰面倒在他前面一点。我爬过去，见一缕殷红的鲜血正顺着毛连长的额角往下流。他抬手举起一颗手榴弹，吃力地对我说：“拿……着，炸开庙门！”说完，就牺牲了。

我接过连长的手榴弹，窜出壕沟，正准备把手榴弹扔出去，忽然，右大腿上象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立时感到火辣辣地疼痛，跌倒在地上。

“……炸开庙门……”毛连长的命令，又在我耳边响起。我忍着钻心的疼痛，挣扎了几次，却都没能爬起来。勾过头去看，这才发现右腿裤子上紧挨着穿了三个洞，裤腿上血汪汪一片。这一看，腿便象断了一样，再也不听使唤。

“糟糕，腿断了，怎么炸开庙门！”

这个念头刚一闪，参军时，朱大伯的嘱咐便在脑海里出现。我想，朱大伯说得对，在紧急关头，共产党员一定要冲得

上去，决不能掉队！顿时，我身上好象增添了千斤力量，就紧咬牙关，双手使劲扒着地，拖着伤腿，一步步向前爬。敌人的枪弹“嗖嗖”地打在四周，我不顾一切地向前爬呀、爬呀、……终于爬近了庙门。我立即掏出几颗手榴弹，一个接着一个地向庙门扔去。随着一声又一声的轰响，庙门炸开了，敌人的机枪哑了，古庙淹没在一片烟尘中。

“滴滴嗒……”冲锋号响了。

“冲啊——”

“杀呀——”

战友们高喊着冲过来。

我应着战友们的喊声，高叫“冲啊——”但挣扎了几次，总也站不起来。我就单腿跪地，端起冲锋枪，向庙门里射击、射击、……不一会儿，战友们就都冲过壕沟，涌进古庙。我浑身一软，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正感到渴得难受，就觉得有个什么东西抵到了嘴唇上，随即，一股甘泉便进到嘴里。我强睁开眼睛，模模糊糊看见有个人正低头望着我。

“醒了？还喝不？”他轻声问。

听声音，好像是罗主任。定睛一看，果然是他。我使劲挣一下，想坐起来。

“别动！小马，你负了伤。好好躺着！”

“这是什么地方？”

“洪德。”罗主任移开抵在我嘴边的水壶，关切地问，“吃点东西吧？”

我摇摇头。这时我完全清醒了，立刻想到古庙。便问：“敌人……”

“我们胜利了。小马，你打得很好。”

“首长，部队还要走吗？”

“要走。你的伤很重。决定把你留下来养伤。”

“不，不！首长，我要跟部队走。毛连长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我这点伤算什么！”

“到延安还有上千里，你伤得这么厉害，怎么走呵？”

“能！我是共产党员，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离开革命队伍。首长，别留下我！刚才我不是爬到了庙门口吗？我要革命，我不能掉队！”

“好吧，我再请示一下。”罗主任的眼眶湿了。他给我掖被子，又叮嘱我，“好好躺着，啊——”说完，转身走出门去。

半夜里，刚刚撤回洪德的指导员和罗主任一起来看我。

“小马，这是大家给你留的一碗小米粥，你快喝下去。”指导员说。

我凝望着小米粥，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我紧握着他的手，叫一声“指导员”，其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指导员看着我小米粥喝完，满意地笑了。他用手抚摸着我的头，慈祥地说：“领导上决定不留下你了。明天把你的背包和枪给我背。罗主任还给你找到一头骡子，是今天缴来的，你明天骑着它行军吧！”

“指导员，罗主任……”

“小马，我们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革命队伍里的同志，大伙背也要把你背到延安去！”

“我……”

“这一打袜子，两只面饼，也是今天缴来的，大伙托我捎

给你。时间不早了，快休息吧。”

我双手接过那浸透了阶级情谊的物品，噙着热泪，目送着指导员和罗主任的身影。……

这一夜，我翻来覆去总是睡不着，历历往事，一起涌到脑海里：

我的老家在永新县象形乡马家垅。我一家大小六口，实在活不下去了，那有病的父亲就顶着寒风，到满是荆棘的山上去给地主砍柴烧炭，结果被冻死在深山雪坳里。全家人无以为生，母亲只好带着我去挖野芭蕉充饥，又活活泻死了我那三岁的妹妹。我十岁那年，地主马南香便硬把我这个毛伢仔拉去抵债。

一九二七年底，毛委员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到了永新县，给我们穷苦老百姓带来了春天。红军领着马家垅的受苦人打倒了地主马南香，也把我从火坑里救出来。后来，马家垅有了党组织，建立了红色政权，我便参加了少先队。

一九三一年三月，永新县到处是阳光和红旗，满山遍野的杜鹃花含苞待放。那时，我刚满十五岁，就在村里第一个报名参加了红军。乡亲们给我戴上大红花，敲着锣打着鼓，把我送到县工农兵政府。在部队出发去红都瑞金的那天早上，乡农会主席、共产党员朱可成大伯和不少乡亲们，赶了五十里路来送我。他们给我背上斗笠，穿上草鞋，语重心长地嘱咐说：“要跟着毛委员革命到底，永不掉队。”

一九三四年十月，我跟随红军北上抗日，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虽然路上碰到许多艰难险阻，但是，由于党的教导和同志们的帮助，我这个毛伢仔步步跟着革命，没有掉队。

记得我们红四团飞夺泸定桥的那天，从早到晚，我们只吃

了一顿稀饭。因为白天已经连续赶了一百三十多里路，所以大家都十分疲倦。晚上，队伍刚过猛虎岗，天就下起大雨来。山路被雨水一冲，就象浇上了一层油，滑得厉害。我正走着，一不留神摔了个倒栽葱，那根探路用的拐棍也不知被跌到哪里去了。我连忙爬起来朝前赶，没走几步，眼看又要跌倒，就在这时，走在前头的毛连长，迅速地伸过来一只手，一把扶住我，把我的枪支和背包都夺过去背在自己身上，然后弯腰解下绑腿，把一头交给我，说：“跟上大家，不要掉队！”我便学着毛连长的样子，也把绑腿解下来，一头结在毛连长的绑腿上，另一头递给后面的同志。绑腿一条一条接起来，大家前后拉着，前进的步伐就更快了。这次，我们只用十八个小时就跑了二百四十里路，终于在拂晓前赶到了泸定桥西头。……

我又想起我们营进入草地的第四天，我脚上的草鞋烂得不能穿了。可是，在这满是泥潭的荒原上又找不到禾草，就只好赤着脚走。淤泥淹没了脚脖，泥底下草渣、草根扎破了我的脚板。起初，我还挺不在乎，抢着替别的伤病员背背包和枪支。可是，一双烂脚成天成夜泡在泥水里，没几久，伤口就往外流脓，腿肿得象冬瓜一样粗，走一步比针扎还难受。这下，我可真担心会掉队了。

一天中午，负责收容工作的营教导员杨里先同志碰上了我。几天不见，他的脸又黄又瘦，一边走还一边大口地喘着粗气。他原来穿在脚上的那双牛皮草鞋也大概是煮给同志们吃掉了，现在，只用几条破布片缠着双脚。他走到我跟前，亲切地问：

“小马，掉队啦？”

“报告教导员，没啥，我能走出草地。”

杨教导员赞许地点点头，挨着我坐下。他帮我挤掉脚上的脓，然后从胸制贴身的地方摸出一块羊皮，裁成两半，亲自动手给我往脚上包。我知道，他最近正在打摆子拉痢，身体很虚弱，要是能吃上这么两块羊皮，该有多好啊！

“教导员，我不要……”我抓住他的胳膊摇晃着。

“快走出草地了，我们要咬咬牙坚持下去，不要掉队！”

“教导员，你吃了它吧！你自己身体不好呀！”我激动得差点儿要哭。

“我这不是挺好的吗！小马，革命是艰苦的，可我们今天吃苦，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不吃苦。我们要跟着部队，走到陕北，走到共产主义。”

杨教导员说着，硬是用那羊皮把我的脚包好，扶着我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我穿着杨教导员给我的“皮鞋”，终于在第三天和同志们一起走出了草地。可是，想也没想到，就在头天晚上宿营时，杨教导员却躺在水草上，同我们永别了！

在我们革命队伍里，有多少象毛连长、杨教导员那样的好干部啊！是他们，把党的温暖传送给每一个战士，把党对战士的要求体现在自己的模范行动中，不断地鼓舞着我们跟着革命永不掉队；是他们，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铸造了我们这支拖不垮、打不烂、冲得上的钢铁队伍！

……我这样兴奋地想着、想着，几乎通宵没睡。

第二天凌晨，宏亮的进军号吹响了，红军队伍继续向吴起镇挺进。他骑在骡子上，走了二十多里。这时，敌人的飞机追上来，在我们头顶上盘旋。突然，飞机俯冲而下，朝我们扫过来一排子弹，骡子惊得乱蹦乱窜，把牵着缰绳带路的卫生员撞

倒了。我赶紧跳下来，扑倒在他身上。飞机过后，我想自己往前走，可是脚刚一着地，就象踩在刀刃上，疼痛钻心，头上直冒虚汗，便双腿一软，又倒在地上。……

走了整整六天，我们终于到达了陕西省的吴起镇。

在这六天里，马步芳的两个骑兵师和一个步兵师，始终尾追着我们。为了把这条尾巴斩断在陕甘宁边区门外，部队在吴起镇休整了半天以后，又返回到十五里外的三道梁，准备在那里阻击和歼灭马匪骑兵。

当天黄昏，从前线传来我军胜利和连指导员负伤的消息。我连忙在脖子上挂一条绷带，吊起右腿，拄着拐棍赶到镇口大路上去等候。……

指导员躺在担架上，两颗子弹穿过了他的小肚子，流了很多血，脸象纸一样白。他看见我和其他战友，便用尽最后的力气，从枕头下掏出一双还没有打完的草鞋放在我手上，颤动着嘴唇说：

“永远跟着革命，不要……掉……队……”

指导员艰难地说出了这一句话，就停止了呼吸。我们围聚在指导员身旁，个个热泪满眶。我心里默念着：指导员，你放心吧！我一定永远跟着革命不掉队，象您和千万个倒下去的战友们一样，把自己的一切献给革命！

吴起镇战斗结束后，部队接受了新的任务，要开往直罗镇。我拖着一拐一瘸的右腿，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顽强战斗永向前

袁以辉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师以后，继续朝两河口方向前进。

经过两天的急行军，我们一方面军一军团到达了康猫寺。部队刚住下，就接到党中央指示，命令我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军团部等大部队组成，任务是向毛儿盖方向探路和筹粮；另一部分由我们二师的五、六团和一部分直属部队共约四千人组成，任务是直往阿坝方向，先行进入草地，为整个部队过草地探索情况。

晚上，同志们正议论着部队已经断粮，没有粮食怎么办的时候，外号叫“饭包”的老李走进来。大家便问他：“哎，‘饭包’，你读过几年书，知道草地是个什么样？”

他眨巴两下眼睛，说：“草地么，嗯……是这样的，长满青草……”

有个战士抢嘴说：“那里有粮食吗？”

老李这才明白大家问他的意图，比手划脚地说：“草地开阔得很，粮食铺满地，牛羊到处有。”

他是我们电台的大“学问家”，又说得那么严肃、认真，大家都信以为真，觉得挨饿只是眼前的事，只要走到草地，一

切都会得到解决了。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首长就把部队集合起来，宣布了命令，并告诉大家，草地不一定有粮，要做好挨饿的准备。但同志们一听真的有任务，都精神振奋、斗志昂扬，纷纷表示：坚决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光荣任务。不过，各自心里又觉得草地那么大，总会有一点粮食吧。

部队从康猫寺出发，走了八、九十里，到了一个只有十几间牛屎房的地方。首长把病号、体弱的同志安排在牛屎房里，见还剩一间，就分配给我们电台架设机器用。其余的同志包括首长在內，全部露营在草地上。

这时，我们已经是两天两夜没有一粒粮食进肚了，饿得肠子在肚子里翻滚似的。尽管你的肚子也在“咕咕”叫，他的肚子也在“咕咕”叫，但是，大家谁也不言声，都闷头坐着。就在这时，“饭包”竟朗诵起打油诗来，声音大得出奇，使得大家的精神都为之一震。他说：

牛屎房呀牛屎房，
无门又无窗，
房顶盖的是干牛屎，
脚下踩的是牛屎汤。
等到革命胜利了，
拆掉你这牛屎房，
盖起一座大工厂，
汽车开来开去嘟嘟——响。

朗诵完毕，他又作个开汽车的怪样子，逗得大家都按着肚皮笑。一时间，就仿佛是饭后茶余大家聚在一起闲扯，没有饥饿

和疲劳一样。

笑了一阵，我们便赶紧跑进牛屎房，开始紧张的收发报工作。

第二天一大早，部队继续出发。不久，就到了马塘河畔。这河水全是冰雪化成的，冷得刺骨。加之流势又急，首长和同志们虽然开动脑筋，想了很多办法，以求安全渡过，但终因两天三夜没吃到一粒米，身上没有力气，有的同志还是被急流冲走了。等我爬上岸，大部队已经走远了，只有少数后卫部队留在河边，等待未上岸的同志。于是，我就急急忙忙往前赶。

走着走着，忽然看见前面有一个同志栽倒下去。我拚力冲过去，伸手在他胸前摸摸，发现他的心脏还在跳，很是高兴，就轻声地喊：“同志，来，我背你。”可是，他竟连一点反应也没有。我又喊又摇，弄了好一阵，才见他的两片嘴唇一翕一翕地动。我把耳朵凑到他嘴边，隐隐约约听见他说：“谢、谢谢，同——志——你、你走吧，祝革命胜利——”我知道他是饿昏过去，没有力气动弹，便从挎包里拿出仅有的一条寸把宽的干牛肉，想自己先嚼碎再喂他，可不知这一来，喉咙里硬是好象伸出了一只手，非要把嘴里嚼的干牛肉拉进肚里去似的。我怕自己失去控制咽下去，就连忙吐出来，掰开他的嘴，放进去。他慢慢地嚼着牛肉，一点点儿咽下去，不一会儿，身子便开始蠕动了。看到这种情况，我可高兴极了，立刻四处掐了些嫩青草来，自己也吃，也喂着他吃。

他终于睁开了眼睛。

我急忙用尽全身力气，把他扶起来。然后，就搀着他，一步步往前赶队伍。

前面的同志都饿得走不动，所以，我们到底赶了上去。人

一多，这个说笑话，那个唱两句山歌，身子也就不那么软了。实在饿得不行，便采点野菜放在嘴里嚼。如果碰上几棵野葱，大家就象见了宝贝一样，故意你争我夺，闹嚷一番，抢到手送到鼻子底下嗅嗅，然后再叫别人“抢”去。反正是谁也舍不得吃，更不愿意自己第一个吃。结果，为那么几根野葱，班长还要下下命令才成。看到这种情况，我便说：“等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一顿非吃一大车葱不可。所以，现在我不能吃。要不，将来我就吃不了一大车啦。”

“饭包”一听，故作惊异地说：“噫——小袁有学问，说的话都高级。我让位，我让位。”

大家都乐了。

又过去一夜。这是断粮后的第四个夜晚。

天刚破晓，我们就在露营的分水岭南坡整好队，开始爬山。那分水岭目测不过三、四百米高，要是在平时，象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打个呼哨就过去了。可是，那天爬它，却硬是象蜗牛爬树——真慢。我的两条腿，就跟不是自己的一样，费好大劲儿，才能挪动一步。直到太阳快升到头顶时，才爬上山尖儿。首长扯开喉咙喊：“快上呀——这山南边是长江的发源地，北边是黄河的发源地呐（其实不是）。”引得我们争着看。可不是吗，那山南、山北两条白带子似的河水在阳光下粼粼闪光，一直流向远处的天边，煞是好看。我们正在兴致勃勃地观赏祖国的壮丽山河时，“饭包”却冲我叫道：“喂，小袁，来一个吧？”

我摇摇头。

“好，你不来，那还是我来。”说完，便唱起兴国山歌：

呀哎呦，
同志哥，
为革命，
今日来到水源头，
想今后，
不杀尽豺狼不罢休。
同志哥，
赶快下山走！
啊喂——
.....

我们刚下到山脚，就发现小树林边有很多又大又白的鸟，正悠闲地理着羽毛，便蹑手蹑脚想去捉。可是，人还没走到鸟跟前，鸟儿却“撲撲”地腾向天空。

“可惜，少了一顿美餐。”

是啊，我只要喝口汤，就保管能飞到陕北，马上打死几个日本鬼子。”

“.....”

部队又继续前进。不久，便走到了草地边儿上。正好碰上十多个前来侦察我们行动的敌骑兵。我们打了几排枪，敌人就拖着几具尸体，一溜烟逃了。

进入草地后，困难就更大了。一来根本没有路，到处是泥水潭和草墩，人只能踩在草墩上，左弯右拐，跳着走。否则，一落入泥水潭，就会爬不出来；二来天气不好，一下子雨，一下子晴，一下子风，一下子雹，弄得大家身上总是湿淋淋的。真可以说是屋漏偏碰连阴雨，牙疼恰逢铁蚕豆，陷入了饥寒交